

なかえちょうみん
中江兆民



一年有半・续一年有半

〔日本〕中江兆民 著 杨扬 译


なかえちょうみん
中江兆民



一年有半 · 续一年有半

〔日本〕中江兆民 著 杨扬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年有半·续一年有半/(日)中江兆民著;杨扬译.
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11.7

ISBN 978-7-5447-1708-3

I. ①一… II. ①中… ②杨… III. ①近代哲学—日本
IV. ①B313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6961号

- 书 名 一年有半·续一年有半
作 者 [日本]中江兆民
译 者 杨 扬
责任编辑 江 蕾
特约编辑 李 静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960毫米×640毫米 1/16
印 张 8.75
字 数 95千字
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1708-3
定 价 16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一年有半

引言 / 3

第一章 / 5

第二章 / 27

第三章 / 54

续一年有半

引言 / 83

第一章 总论 / 86

第二章 再论 / 104

第三章 结论 / 129

附录：中江兆民的主要著译 / 130

一
年
有
半

引 言

兆民先生在泉州（日本地名，今属大阪——译注）养病，召我去他那里。八月四日，我拜见了。先生从坐垫底下拿出几张草稿，微笑着对我说：“我的病日趋恶化，活着的时间不多了，如果到了现在还不给后人留下一些话，难道还算是个读书人吗？所以近来写了这些稿子，我死之后，你且将之校订，公之于众。”我听完后黯然许久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不敏谨受命。但是关于这部著作，先生是打算生前还是死后出版呢？天下人都非常渴望读到先生的著作，请先生允许即刻将之付印吧。”先生笑笑，也没有拒绝，只说：“就由你妥善处理吧。”第二天我带着这部手稿回到了东京，与同门的前辈小山久之助君商量。小山君也非常赞同我的意见。于是托付大桥新太郎君付印出版，便有了这部《一年有半》。本来应该数年之后再出版，而现在提前了数年，想来先生不会深责我们吧。

本书各节所附的目录，是先生嘱咐我所作。非常惶恐这些画蛇添足、狗尾续貂的文字不符合先生文章的旨趣，多有辜负先生的期望。

先生自引退政界之后，很久没有接近纸墨。只在明治三十一年（1898）一月至四月间，在杂志《百零一》上发表了四篇论文，以及明治三十三年（1900）至今年三月寄给《每夕新闻》的数十篇论文。现在为免散失，辑录在本书末尾。这些编辑次序的事项，

一概由本人负责。(现在的一般版本不收入这部分文章，因此中译本未译——译注)

先生的照片并不多，家中所藏的又都是青年时代所拍摄，本书所收的这一张，是在法国留学时期的留影。(中译本没有选用作者照片——译注)

明治三十四年（1901）八月八日

门生 幸德秋水 谨识

第一章

1.1.一年有半之来由

明治三十四年（1901）三月二十二日，我从东京出发，第二天到达大阪。有两三个朋友到车站来迎接，仔细地看了我的脸色，都非常惊讶。到了旅馆，他们说，我看起来就像是马上要病倒的样子。确如他们所说，我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就咳嗽频繁发作，当时请了咽喉科的医生来诊断，认为只是普通的咽喉发炎。之后一直没有去理会，但是咽喉的疼痛却越来越厉害，饮食也开始减半，再加上夜里坐车，所以显得非常疲劳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我因为觉得只是慢性咽喉发炎，仍然没有认真理会，四月份在纪州的和歌浦游玩了四五天。可是从这时起，呼吸开始愈加短促，咽喉疼痛也一直没有好转，即使如我这样的外行，也渐渐觉得不安起来，或许是得了人们常说的癌症吧。于是，收拾行李，匆匆回到大阪，请耳鼻喉科的堀内医生诊断。医生照例用 X 光线仔细检查之后说，这个需要开刀治疗，我才知道果然是得了癌症。我回答医生说，这样的话就全部拜托你了，请为我手术治疗。不久，我的一位朋友也同意担当我手术的保证人，并写信告诉了我家中这里的详细情况。我的妻子弥子接到通知大惊，慌慌张张地赶到大阪，来到了我投宿的中之岛的小塚旅馆。随后大家都说，癌症开刀非常危险，往往是九死一生，倒不如采取维持现状的办法，极力劝

我别开刀。我固然是不希望早死，并且也知道只要一息尚存，必定有事情要做，而且也可以过得很快乐，于是便打消了开刀的念头。堀内医生也没有勉强，自然也是考虑到手术的危险。

1.2. 寿命的丰年

此后有一天，我拜访了堀内医生，请他不必隐讳，明确直言，然后询问了他，从现在开始到临终的时刻，到底还有多少日子？因为在这个时期内既然有事情可以做，又可以过得快乐，即使只有一天，也希望能够好好地利用，所以便这样问他，以便考虑今后的打算。堀内医生是一位非常善良的长者，深思了两三分钟之后，好像很难言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可以有一年半的时间，如果保养得好，可以维持两年。”我回答说，我以为最多只能活五六个月，一年半的话，对于我来说真算是寿命的丰年了。这就是这本书的题目《一年有半》的来由。

1.3. 一年半是悠长的

一年半，诸君可能觉得是短促的，而在我则觉得非常悠长。如果要说是短暂的话，十年可以很短暂，五十年可以很短暂，一百年也可以很短暂。生是有限的，而死则是无限的，将有限与无限相比，这不是短，而是一开始就是无。如果有事情可以做，又可以过得快乐，这一年半是可以好好地利用的。啊！所谓一年半其实也是无，五十年一百年也是无，我本来便是这虚无之海中的一叶虚舟。

1.4. 与世界的交往

从接受一年半这个死刑宣告以来，我每天快乐地做着什么样的事呢？旅途之身，书籍也没有，也就姑且找来当地出版的《朝日新闻》和《每日新闻》两种报纸以及平素就一直爱读的东京《万朝报》作为阅读事宜。可以说是凭借这三种报纸，我与世界的交往得以维持。这段时间，伊藤内阁倒台，接着桂内阁上台，极其软弱的立宪内阁，不，立宪内阁的幻影消散了，而超党派的内阁开始勃兴。桂内阁成立本身，可以说是向世上的立宪政治家发出的挑战宣言。

1.5. 超党派的怪物弹冠相庆

星亨还健在吗？犬养毅还健在吗？民间政治家一旦追求私利，追求权势，追求成效以后，就和那些超党派的怪物一起弹冠相庆，民间党也已不足畏了。

1.6. 柯尔伯的时代

伊藤和大隈竞争的时代已经过去，现在已经变成伊藤和山县竞争的时代，民间意气也已到了消沉的程度，其原因则是苦于财政。所以，我说，现在的日本已经进入柯尔伯（法国政治家，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——译注）的时代。

1.7.曼彻斯特派的恩赐

到目前为止，我常常在报纸和杂志上说，曼彻斯特派的经济论对我们日本官民上下荼毒已久，也即，自由放任的经济主义与明治政府一同发展并提供动力，如今作为经济界附属品的交通运输机关日渐完备，而运输的货物，三十多年来却没有见到有所增加。有车辆没有货物，这就是我国当下的经济界，这就是曼彻斯特经济理论的恩赐。

1.8.国民无所适从

官民上下都苦于贫困，于是一切措施都因此搁置，人情日渐淡薄，内阁再也不是一国经济计划制定的所在，而是一个个利欲熏心、玩弄权力的人最高等最方便的阶梯。贵族院表面上宣称是为了纠正党派政治的弊端，私下里却在往内阁安插自己的势力，成为勉强装出攻击内阁的一帮险恶至极的家伙的集合所。众议院又是什么呢？那就更加不值一提了，简直是一个饿虎的团体。内阁、贵族院、众议院，这些所谓的一国政治的机关已经成为了官绅式的野兽的巢穴，国民又该依靠谁呢？如果没有柯尔伯式的人物出现，重整大局，大力开发财源，使得官民上下都富足起来，或者经过多年自然的变迁以后，可以取得和柯尔伯改革所同样重大的效用，我们日本的政治经济终究是不足观的。

1.9.听越路大夫的演唱，戏剧界的一大奇观

之前我来到大阪，曾经在文乐座见识过义大夫派非常有趣的净琉璃演出（我还记得春大夫、靱大夫），于是拉了旅馆老板一起去了文乐座。越路大夫的名作《合邦辻》，音色玲珑、曲调优美，桐竹、吉田的木偶操纵得巧妙，比我远在十年前所听更是胜上万倍。我平素就喜欢义大夫派，不过特别喜欢大阪的，而不喜欢东京的。将东京的义大夫和大阪的义大夫相比的话，简直连儿戏都算不上。之后我又听过越路大夫的《天神记》中“寺子屋”那一段；听过《忠臣藏》第七段，吕大夫扮演由良之助，越路大夫扮演阿轻，就是所谓“谈判”；以及越路大夫扮演无赖的《忠臣藏》第九段“和阿石的问答”。另外还在明乐座听过大隅大夫的《千本樱》中“醋鱼饭馆”那一段。此后，到了四月二十日，妻子来之后，和她一起又去了文乐座。之后没过多久，又去了一次。所以净琉璃《忠臣藏》，妻子听过两次，我听过三次，不仅没有觉得厌烦，而且越听越觉得有趣，证明它是如此的美妙。因为津大夫的相貌和他低沉的声音以及庄重、潇洒的气质，真正使人联想到俸禄一千五百石的赤穗城主大石内藏之助的气度。吕大夫擅长的关东口音，具有坦率和豪侠的品格，正如平右卫门本人。如果说到越路优美的音色和婀娜的曲调，谁又能像他那样把阿轻演得如此逼真呢？这可真是戏曲界的一大奇观！我既然能够三次接触这个大奇观，“一年半”便绝不是短促的。孔子不是说过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

1.10.只有将气管切开这一种办法

话虽这么说，所谓一年半也慢慢地接近了。如果一步也不向前推进的话，那就不是一年半，而是长生不老了。由于喉咙的肿物不断扩大，呼吸也急促起来，夜间更是无法安睡，于是便与堀内大夫商量。那个时候，由于妻子和朋友的劝说，我正准备回一趟东京再来大阪。堀内大夫听诊完就说，状况已经非常危险，如果再这样去坐火车，途中必定会窒息，要防止的话，只有将气管切开这一种办法。这种手术比较方便，在气管的恰当地方穿孔，再插入银管，用来呼吸。只有妻子犹豫不决，发了紧急电报把我的内弟医学博士浅川范彦叫来商量。范彦当然和堀内的意见一致，并且和当地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石神一同担当见证。我于五月二十六日在堀内医院施行了切开手术，并且在医院对面的浅尾家租了一个房间进行疗养。

1.11.果然成了残废人

浅尾的住处在今桥一丁目，对面是东横堀，右边是高丽桥，左边是筑地桥。再前方，也就是在它的东面，屹立着天神桥。夜晚时分，沿河两岸倒映在水中的灯火，使人觉得仿佛置身于纯净的水城里一样。堀内大夫每天到这里来诊治伤口。我听从医生的吩咐，仰卧在床。那种切开气管的手术，无疑是一种小手术，然而手术毕竟是手术，起初觉得相当疼痛。此后，每当咳嗽时，痰不是从口中出，而是从胸中出。声音也完全哑了，丝毫没有反应，

只有紧紧靠拢，才能够谈话。我果然成了一个残废人。并且这又不是彻底治疗，不过是在迎接那一年半之间，防止窒息而死罢了。

1.12.需要一些哲学的功夫

切开气管手术的消息在东京、大阪一带传开后，每天陆陆续续地收到问候的信件，询问手术之后的身体状况。妻子代我回了信，都答复说非常良好。社会上的人们，大约是不懂癌症和切开气管手术是怎么样的关联，很多人便认为已是彻底根除了癌症，又写信来祝贺康复。所谓一年半的含义只有我和妻子知道。在从东京寄来的信件中，也包括我两个孩子的信及明信片，写了些父亲大人的病正日渐康复云云。作为他们的父亲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不得不拿出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功夫，聊以自慰，否则人也就成为愚蠢的动物了呀！哈哈！

1.13.在温泉疗养

出乎我预料之外的是，妻子非常之理智，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，绝不流露悲苦之色。看来她是完全领悟了我的心意，务必使当下的生活快乐，以安慰自己。我现在虽然身在医院之中，却过得非常愉快，就像是在温泉疗养一般。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逝去，手术的创口也渐渐愈合了，只是咳嗽还没有消除。所以我在六月十八日出院，又回到原来居住的中之岛的小塚旅馆。

1.14.团平和太隅大夫

之前，在我还没有住进医院的时候，曾带着妻子去堀江市的明乐座听过太隅大夫的净琉璃。那是妻子第一次听太隅大夫的演出。据说太隅大夫是已故著名净琉璃艺术家春大夫的徒弟，春大夫去世以后，太隅大夫拜他的三弦琴师、被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丰泽团平为师，运用团平的出神入化的三弦琴调度同台的演员，能够自然地充分表现出已故的春大夫的音色的奥妙。特别是近来所流行的《壶坂寺》，实际是由团平创始的，由于传授给了太隅大夫，所以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太隅大夫所独享的艺术。我一出医院回到小塚旅馆，就听说明乐座已经贴出《三十三处显圣记》的戏单，《壶坂寺》的一场，由太隅大夫说唱，天天都是客满。

1.15.太隅大夫的《壶坂寺》

《壶坂寺》这一场，因为可说是太隅大夫的拿手好戏，所以天天客满，我更是一定要去看看。于是有一天，我和妻子一起去了明乐座。明乐座的木偶也好，木偶戏的技术也好，终究是比不上文乐座那般巧妙。除了木偶之外，其他的道具也比不上文乐座。然而到了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，听众就不断地蜂拥而至，整个剧场挤得没有立足之地。这是因为观众完全忽略了除太隅大夫以外的演员，等到大隅大夫的戏一开场，就赶来了。从这一点看，可以说单是靠太隅大夫一个人，便可以跟文乐座唱对台戏了。

1.16. 艺术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

《三十三处显圣记》依次一场一场地演出完毕之后，才轮到《壶坂寺》的一场。序幕是在春大夫的遗像前说唱，然后大隅大夫晃着他那像相扑大力士一样的肥胖身体出现在舞台上，随即唱出他那著名的法师歌：“梦若浮世，还是浮世如梦？”余音袅袅，欲绝而未绝。那个泽市和阿里的故事，简直就像是真人出现在了舞台上，而没有大隅大夫在场一样。啊！艺术达到了这样出神入化的境界！这是净琉璃吗？这是绘声绘色的相声吗？这是真刀真枪的武戏吗？他人的净琉璃只是净琉璃，而大隅大夫的净琉璃却是活生生的真人真事，并且绝对没有为了博得鼓掌喝彩而矫揉造作的地方。那种只是自己说唱，自己钻研，自己欣赏，自己快乐的态度，真正是达到了高尚而优美的境界，终究不是其他那些庸庸碌碌之辈所能够比拟的。啊！他就是这门艺术的大师呀！

1.17. 星亨和伊庭想太郎

六月二十一日晚，外面送来《朝日新闻》的号外，报道说今天下午三点，星亨在东京市区被一个叫伊庭的人刺杀，当场身亡。我也感到很震惊。从这天起，一直到二十六日葬礼举行完毕，东京和大阪的报纸每天都用两个头版的篇幅，报道星亨遇刺事件的前后详情。这就是所谓的举国痴狂吧？为什么我们日本人总是这样轻浮而缺乏庄重呢？活着时的星亨是拦路抢劫的盗贼，死了之后倒是成了伟人和英雄。是与非、毁与誉的无常，居然可以到这样的地步。我和那个伊庭曾经有过一面之缘，他的名字叫做想太